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六十二回 姚道衍設舟誘敵 雷一度落水歸神

高軍師既人揚城，諸將皆已會集，獨公孫大娘與范飛娘竟不知在何所。一面令軍校各處尋問。向景僉都贊揚道：「二女將止用一卒一旗，而能內潰堅城、真奇謀也。」僉都抵掌道：「尤為奇者，不用道術。」有頃小校來報：「公孫二劍仙斬了巡鹽御史，在署內飲酒。因閉著宅門，不敢進去。」滿釋奴聽了，如飛前往相會。正敘及高郵別後緣由，漁翁、漁婆已送胡胎玉小姐到來。公孫大娘即煩滿釋奴護送至帝師闕下，自與范飛娘更不面別軍師，取路徑赴河南開封府去訖。高咸寧隨書露布，止敘女將之功，並奏請以崇南極、盛異同守瓜洲，何典為揚州府太守，黃恭為淮郡丞，唐岳為揚郡丞，王乾為江都令。忽接霍離兒等飛報，說茹王常所調鳳、廬之兵，未到泗口，聞揚州已失，半路遁去。高軍師已無後顧之虞，隨調離兒、董燾、董翱三將，率領所部人馬，迅赴大司馬呂軍師軍前聽用。

數日之間，經理甫畢。僉都請曰：「以今破竹之勢，莫若逕渡浦口，直指金陵。金陵平而帝室復，軍師以為何如？」咸寧曰：「僉都未之熟慮也，彼有可恃者三，我有可敗者三。江南歷歲豐稔，天時可恃也；長江天塹，南人長於水戰，地利可恃也；燕世子使臣以禮，御下以寬，久得人心，人和尤可恃也。我既無水戰之舟，又無水戰之卒，一可敗也；深入敵境，糧餉難繼，堅城難拔，二可敗也；彼有接應，我無救援，倉卒之間，進退無據，三可敗也。我持其可敗而攻其可恃，豈不殆哉！大司馬欲先取荊襄，伐楚山之木以為戰艦，此乃萬全之策。昔晉之滅吳，隋之滅陳，皆由順流而下，直指建業，從未有從瓜揚渡江者。況陳與吳皆荒淫不道，兵已渡江而深宮猶未之知，以至於亡。若沿江一帶，拒險汛守，因未易窺已。」金都嘿然。崇南極進言道：「昔燕藩渡江，取高寶泰之漁舟而竟成功，軍師何不以其所勝者而勝之耶？」咸寧道：「彼之渡江，由陳瑄以戰船迎之。彼之人金川，由李景隆開關以迎之。今亦有此內應否耶？」雷一震等諸將領齊聲道：「建文之德澤未衰，帝師之威靈特盛，安在無內應之人也！小將等管取渡江，奪彼大舟，來請軍師。」僉都道：「將士如此齊心，不妨各駕小舟，前往一探，相機而進。如有未便，何難回來再行商酌。」咸寧難拂眾議，遂取到高、寶諸處小舟三十餘只，諸將皆爭先要去。軍師道：「崇將軍、牛將軍生長南方，可以乘舟。」小皂旗道：「小將當日曾駐金陵，頗能水戰。」雷一震大聲道：「我是梁山泊人，第一能乘舟，第一能水戰，願為前部。」軍師素知二人敢勇之性，不可阻當，只得再三致囑道：「舟上比不得馬上，將軍等須加意慎重。」雷一震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軍師亦忒過慮了。」

於是每舟挑選三十名勇士，身披軟戰，腳著麻鞋，都用著撓鉤鳥槍。四員上將，各駕船九隻，逕向瓜洲湖流而上。行有四十餘里，遙見夾洲之內，兩船一排，藏有大船五六十隻，空空洞洞，絕無一人看守。雷一震道：「此天賜戰船來了。」四將各催水手用勁蕩槳，一震六七個船，先已入洲，相近戰艦旁邊，雷一震用大斧鉤住船稜，聳身一縱，剛剛躍上船頭，站猶未定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不防艦板之下，鑽出百來個壯士，卻用的三股叉，蜂擁般攆來。雷將軍大吼一聲，砍翻幾個。艙內伏軍齊起，各船戰鼓亂鳴。雷一震看小船時，都被洲內兵丁，用撓鉤搭去。自己獨立船頭，前不能進步，後又無退路，縱有三間六臂，如何施展得來。可憐千槍萬鈞，三面齊下，撲通一聲，被亂軍擲入江中，不消說是葬於江魚之腹了。向泰為雷將軍之偏將，方駕小舟欲逃，被他們舒出撓鉤，連舟拏去。至小皂旗之船，倒因奪先競進，擠定在洲子口，見水陸俱有伏兵，雷將軍的船盡被拿去，只叫得苦。那大戰船旁邊，又鑽出五槳的小船數隻，大喊道：「妖賊哪裡走，中了俺姚少師的妙計了！」岸上兵士蜂擁鼓噪而來，亂箭如雨。崇南極見頭勢不好，大呼速退，疾忙撥轉船頭，早被他射傷好些軍士。牛馬辛與小皂旗幾個已進洲口的船隻，也只得棄了，駕著後船而走。幸虧風便水順，帆影如飛，頃刻數十里，燕軍追趕不及。到了瓜洲，止回來得十七個船，餘皆為燕兵所獲。真個乘興而去，敗興而返。

連夜回到廣陵，見高軍師備言所以，咸寧跌腳道：「噫！使呂司馬督兵有此，焉有如是之蹉跌！」不禁揮淚大慟。景僉都從容勸道：「此皆諸將齊心要去，在軍師何曾料錯。此局已失卻，不必過悲了。」咸寧道：「雷將軍膽勇絕人，忠誠蓋世，自隨起義，每建奇功。今日慘死於江，我有何顏去見帝師？」說罷又哭。眾將皆跪請認罪，咸寧道：「我忝為主將，而不能力止諸公，罪在於我，與公等何尤？」即命筆硯草疏，自陳有戾軍機，損折大將，請削官爵，行間待罪。隨自往瓜洲，備具太牢牲體，隔江遙祭雷將軍，酌酒痛哭。諸將莫不涕下沾頤也。

咸寧當日即駐瓜城，疊指一算：「我既不能取彼江南，彼必來圖取江北。蕪湖蒲口一帶，尚屬燕疆，若不早為略定，則片帆飛渡，淮揚豈能安守？我若領兵前去，則彼京口之師，直搗瓜洲，躡我之後，尤為危險。」再四等慮，乃分軍士為三：一分隨崇、盛二將，架起火銃、火炮、火槍、火箭等器具，沿江汛守。一分自己督領，同小皂旗、平燕兒駐紮瓜洲。餘一分及諸將士，統隨景僉都攻取廬、滁諸郡縣，以絕燕兵渡江之路。各將遵令行事。按下這邊。

只說燕軍師道衍，先因茹王常等軍覆逃回，料王師必乘勝渡江，遂於各洲渚林之內，埋伏弓弩及撓鉤手，又虛拋戰艦，藏軍士於艦板之下，只誘人來奪取戰船，便中了他的計。雷一震心急性暴，不窺虛實，致喪性命。道衍就大言道：「我欲射馬，誤中了鹿。目今再施妙策，教他有路到淮揚，無路返濟南。」隨啟知世子，命英國公張輔選上將十員，督領戰船三百，排列京口，一候令到，便襲瓜洲，直搗淮揚。又命平江伯陳瑄選上將十二員，督領戰船五百，排列燕子磯下，候令到便渡浦口，走長淮泗上，從後掩取淮安，如無將令，謹守江汛，不得擅進。

那時江南北各設兵將把守，旌旗嚴整，戈戟鮮明，日吹波盧，夜擊刁斗，隔岸之聲相應，大家按住不動。

一夕月色朦朧，東南風起，微煙淡霧，橫曳於江波之上。高軍師下令：今夜不許卸甲，設炮火以備，彼必乘風霧進兵也。號令甫下，對岸戰船，已揚帆截流而來，船頭上矢石亂發。軍師自策匹馬，督勵軍士，火槍火炮，對面打去。那船乘著風勢而來，就是一炮打壞了，不肯落帆，總不得退的。看看相近北岸，咸寧心正著急，忽江涯邊颳起一陣大西北風，滾滾黑霧沖天而起，風霧之中，現出一尊神將，手持開山大斧，隱隱然似雷將軍模樣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絳帕纏盔絳袋，玄袍罩鎧鱗鱗。豹頭虎眼倒鬚針，大斧能開鐵鎖。

酣戰揮戈駐日，英魂殺敵呼風。馮夷新得此前鋒，海底臣靈神湧。

霎時間，風狂水湧，駭浪掀天，把燕軍三百戰船，刮得在江面上亂碰亂撞。風浪之猛，比石炮還利害，擊毀帆檣，不啻摧枯拉朽。那些鬼兵神將，排雲衝霧而來，攫拿吞噬，嚇得燕兵魂散魂消，身顛股慄，船崩墜水者，不可以數。道衍在北固山頭望見，大驚曰：「此妖法也！」急令鳴金收軍，那拿舵的如何捱得轉來，直被這幾陣神風，刮得如落葉一般，東西四散去了，漸漸霧卷雲消，現出一輪明月，其回到南岸者止五十餘只。

原來雷一震溺死之時，共有壯士二百餘人，英魂不泯，在江底晝夜呼號，要尋仇家索命。適金龍四大王巡遊，見一班忠義之士，遂問了首將姓名，命為駕下前部呼風使者。雷將軍就統領著這班壯士，作部下的神兵，特來顯靈報國。後人有絕句二首云：制將白帽戴玉頭，總是狂僧進異謀。到此逆天心未足，乘風破浪鬥瓜洲。

將軍膽大落波亡，二百英魂盡國殤。一夕神風吹敵艦，飄如敗葉不禁當。

英國公張輔之船幸而在後，打向玉山腳下逃得性命，回見道衍說：「少師看他是何法術，這等利害？似此妖寇，用不著堂堂正正之師，必須先破他的邪法為第一策。今日這敗怎的好？」道衍又羞又惱，又嘆又悲，勉應道：「此非謀之不臧，戰之力不也。」忽報世子殿下有手詔飛請少師商議軍機，道衍遂囑付英國公，另調戰船五百，嚴守京口，靜候調度。星夜奔回南都，百官出郊相迎，說江北滁州，又反了三個馬姓的賊，接應濟南妖寇，中原盡皆陷沒了。道衍亦不暇答應，且進見世子，將張輔督率戰船，已近

瓜洲，賊不能敵，即便弄起妖法，空中竟有無數鬼神，呼風嘯雨，船遭打壞。今有個以賊攻賊，以妖破妖之妙著，看他蛤蜊相爭，我收漁翁之利。但軍機不可預洩，俟臨期密奏。世子大喜。

這事情要到第七十四上，方寫出來。今只看下回：死虎驅來壯士，立斬貪官；假龍負到奇人，突誅逆將。如何，如何。